宋史

百三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世家四

吳越錢氏

吳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黄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倧嗣為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即元瓘之第九

子也母越國恭懿夫人吳氏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韶語俶曰此地非君為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即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玉冊三年江南遣其將查文徽攻福州俶發兵擒文徽獻捷加尚書令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授天下兵馬元帥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六月丁母憂起復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

帥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
遣偏将吳程圍毗陵陷關城擒刺史趙仁澤路彥銖
圍宣城俶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求割地
内附詔俶班師五年夏四月杭州災府舍悉為煨燼
将延及倉廪俶命酒祝曰食為民天若盡焚之民命
安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内侍賫詔恤問是歲淮南
内屬遣翰林學士陶穀司天監趙脩己使俶賜羊馬
槖駞自是以為常七月又遣閤門使曹彬賜俶兵甲
旗幟六年恭帝嗣位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
亮功臣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

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
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
母族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二年遣使賜俶
戰馬二百羊五千槖駞三十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
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瑇瑁器數
百事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
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
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
穆夫人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
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彊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

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
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待什
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
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
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
贄遂遣文贄賜俶戰馬及羊諭旨於俶七年五月賜
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
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
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劒甲
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

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兵援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俶大將沈承禮孫承祐並為節度使為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

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即日宴長春殿俶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勳賢輝

李俊寫

映古今允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
識深遠撫奥區於吳會勤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
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閫之士宇輔翼帝
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
懋為群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
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
國王妃令惟濬齎詔賜之宰相以為異姓諸侯王妻
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
六萬兩絹六萬匹為謝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
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挾

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

李俊寫

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
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
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
豈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俶貢御衣通
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瑇瑁器百餘事金銀釦器五百
事塗金銀香臺龍腦檀香床銀假果水晶花凡數千
計價直鉅萬又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乾薑
五萬斤茶五萬斤俶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
國二年正月孫氏卒遣給事中程羽弔祭九月上言
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

事梁迥至泗州迎勞惟濬先在闕下上遣至睢陽候
俶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即遣承祐護諸司供帳
勞俶於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俶至對於
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勒馬錦綵萬匹錢
千萬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即日
宴俶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貢白金五萬兩錢
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
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畫舫三
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
醆斝各一金飾瑇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

李俊寫

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醆斝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客假果翦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

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管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
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
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罹公議合從省罷以正
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
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須詔
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
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再上表臣慶遇承平之運遠
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
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
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

李俊寫

蓋隅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
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
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
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
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
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為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
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執事
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
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
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搆有千里之江山

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覿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顧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章

羽毛既脩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頡宿衛於
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
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䟽
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
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
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
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惟濬為
節度使兼侍中惟治為節度使惟演為團練使惟頡
暨姪郁昱並為刺史弟儀信並為觀察使將校孫承
祐沈承禮並為節度使體貌隆盛冠絕一時是歲七

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杭州貢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畫付中書送史館四年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上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賜羊三百酒十斛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特輟御前二大燭以賜之令先赴前頓上嘗

賜從臣食於中路頒并賜衛士手臂臑卮酒觀其飲啖上見其雄壯因顧俶俶進曰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俶中途被足疾車駕親臨問令太醫然艾以灸疾尋愈還京策勳宰相進拔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賜白金萬兩錢千萬絹萬匹金龜千兩賜其子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是冬車駕幸大名府詔俶乘肩輿即路六年又被

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御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
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
日八年十二月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
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
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
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
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
取顛隮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下許表三上下詔曰分
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
重至若褒寵勲德度越典常洛于舊章爰推異數乃

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
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
靈風雲通感奄有句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
朝舉宗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
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眞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
答忠順而乃屢形表疏頻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
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櫜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
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頻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
請其乃世祚明德存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
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邑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

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為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椀盌等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為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册曰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禀象緯之純精負經綸

之盛業作民父母為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
侯其沒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
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
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
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劒履上殿詔
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奠東南之奥區開國承
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
翊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明當
武庫戢兵洞開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犄角之

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于纂紹益尊崇
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
庭予嘉乃功荐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
郤縠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惟勳舊俾就養頤爰
出殿於大邦賡聿臻於眉壽式緊元老永輔眇躬何
天道之難諶而梁木之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
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賵賻從於異等嗟悼廢
於臨朝寧酬柱石之勳未極君臣之分庸加典則以
享始終今遣使太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
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冊

贈爾為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欽於天命嗚呼哀哉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卒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日自編其詩數百首為正本集因陶穀奉使至杭州求為之序性謙和

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
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脩貢必羅列於庭焚香
再拜其恭謹如此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
以愛子為僧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
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
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
丈紙皆百數屬久病家居有黃門趙海被酒造其第
求見因出藥數丸謂俶曰此頗療目疾願王即餌之
俶即餌焉既去家人皆惶駭不測俶曰此但醉耳又
何疑之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初

俶為胡進思所立廢其兄倧徙越州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俶慮進思害倧遣親將薛温為倧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温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閤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倧為言俶終拒之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俶自建隆已來貢奉不絕及用兵江左所貢數十倍先是鏐與戰士多賜己姓後俶歸朝皆稱同

宗淳化三年詔令復本姓又浙中劉氏避錢諱改為
金氏亦令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為司天監
真宗以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
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子惟濬惟治
惟演惟灝惟渭惟濟惟渲至韶州團練使惟灝賀州
團練使惟渭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自有傳
惟濬字禹川俶嫡子也裁數歲俶表授鎮海鎮東兩
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
事建隆元年加檢校太傅三年領建武軍節度乾德
初加檢校太尉是年冬來朝因侍祠南郊六年復來

朝侍郊祀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開寶二年授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未幾來朝太祖召宴苑中令黃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珠綴衣水精鞍勒御馬賜賚鉅萬計月餘遣歸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四年又來朝因侍祠南郊寵待殊等及大兵征金陵惟濬從父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九年隨俶入朝俶先歸留惟濬扈從郊祀西洛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丁母妃孫氏憂起復加鎮東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俶將

入朝惟濬先奉方物來貢詔戸部郎中侯涉至泗州
迎勞之賜賚無筭并增其食邑三年隨俶來朝俶盡
獻浙右之地改封淮海國王徙惟濬淮南節度是冬
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及從征幽薊又從韋
大名雍熙元年郊祀改山南東道節度四年徙鎮安
州惟濬雖再移鎮常留京師端拱初籍田封蕭國公
俶俶薨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俶諸子共進錢金
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
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什物馬槖駞牛驢車凡數
十萬計俶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

李俊寫

頗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濬又進女樂十人上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淳化初杭州以錢氏家廟所藏唐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册竹册各三副鐵券一來上上悉以賜惟濬明年春得疾暴卒年三十七廢朝二日追封邠王謚安僖中使典喪事子守吉守讓守吉至西京作坊使守讓字希仲以蔭累遷供備庫使天禧四年録諸國之後加領榮州刺史改東染院使卒守讓頗勤學為文章退居多閑闕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褒奬有集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偁女長安縣主

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長子倧初遷於越而惟治生俶愛之養為己子幼好讀書八歲授兩浙牙內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四月制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俶入朝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俶還令奉幣入貢撫諭命賜甚厚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髹合釦金甆器萬事吳繚綾千匹辭日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繒綵踰萬計太宗嗣

李俊寫

位進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俶再入覲又權國事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劒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俶既納土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旻與其弟惟渲惟灝歸朝次近郊遣內侍護諸司供帳迎勞至京師即日召對長春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器幣改領鎮國軍節度五年八月車駕幸俶第召見惟治賜白金萬兩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甚

衆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命
翰林書學賀丕顯詰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
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爲工耳惟治嘗以
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爲獻優詔褒答雍
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
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帝覽之悅酒半
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
設廚饌於城門以待使傳初惟濬雖俶嫡嗣然俶以
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再俾權國務嘗一夕俶暴疾
孫妃悉斂符籥付惟治後惟濬知之甚恚恨洎入朝

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俶薨召還起復檢
校太師移疾就第百日有司請罷奉特詔續給累上
表請罷節鎮優詔不許惟治既病恚恍惚家事不肅
咸平初僮奴以姦私殺人於庭事連閨閫真宗爲停
按鞫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責
授郢州團練副使晩年頗貧賣景德中其弟惟演獻
文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能若心翰墨令記其名
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
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
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卒年六

十六贈太師初有司援統軍陳承昭孟玨例當贈東
宮保傅上以俶奉土歸國優其贈典又聞群臣家貧
之者不欲官給喪事爲罷詔葬録其四子官及外弟
子壻親校並甄擢之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
本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爲人藏祕晚年雖
病廢猶或揮翰眞宗嘗語惟演曰朕知惟治工書然
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爲求數幅進來翌日寫聖製
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
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培之
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子丕字簡之幼好學雍熙中

李俊寫

倣上言欲求舉進士太宗以其世家子特召試內署授祕書丞賜金紫累遷駕部郎中嘗知新淦縣又知衡州惟洽卒以將作少監起復俄爲三司戶部判官卒於光祿少卿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倣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東染院使真拜封州刺史真宗祀汾陰還燕近臣苑中命惟濟射一發中的故事刺史射不解箭帝賜解之且賜襲衣金帶其後請試郡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

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七觔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徙潞州民相驚有外寇奔城而仆者相枕藉惟濟從容行視從騎甚省民乃安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有偽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乃杖配之以吉州防禦使留再任遷虔州觀察使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錢灼臂

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改保靜軍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帝賜白金二千兩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卒贈平江節度使謚宣惠遣使護葬事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牽蔓滋獄重因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衆觀者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儼字誠允倣之異母弟也本名信渟化初改焉幼為沙門及長頗謹慎好學倣襲國封命為鎮東軍安撫

副使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太祖平揚州俶遣
儼入賀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賜賚甚厚及
歸又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開寶三年代兄偡知湖
州充宣德軍安撫使俶奉詔攻毗陵命儼督漕運太
平興國二年從俶之請授新嬀儒等州觀察使仍知
湖州儼兄儀為慎瑞師等州觀察使入朝以儼為隨
州觀察使儀為金州觀察使侍祠郊宮特召升儼班
於節度使之次儀卒儼換金州常從幸天駟監會賜從
官馬太宗敕有司曰錢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未幾
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咸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

化軍節度儼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為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録咸平又獻先聖録並有詔嘉答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勲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叙傳一卷善飲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倧

遂以昱為咸寧大安二宫使俶嗣國承制授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賜以玉帶及平蜀復來賀歸國為台州刺史俶得福州命昱守之王師討江南為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從俶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録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為竹譜三卷俄獻太平興國録求換臺省官令學士院召試制誥三篇改秘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葺省署昱撰記奏御又嘗以鍾王墨跡八卷為獻

有詔襃美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歷典壽泗宿三州卒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秩太宗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以為郢州團練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病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金花扇及急就章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曾犯一人家諱有集二十卷然貪猥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熈中進士及第絳至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累典郡頗以幹力稱俶之群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字著明好學喜聚書書

多親寫知通利軍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衢州刺史
偓之子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敏工為詩多警句
有集十卷蘇易簡為序行於世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俶納其姊為妃因擢處要職累
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
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鎮東鎮海等軍行營司馬俶又私署
中吳軍節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賜襲衣玉帶鞍
勒馬黃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
諭旨於俶將有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

丁德裕率步騎一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以橐駞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

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子誘至駕部郎中出為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元瓘以女妻之署為府中右職出為台州刺史元瓘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

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錄其功眞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鎭容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初秦王廷美之敗也有司按驗俶惟濬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九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

令不振事皆决于隱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還延不進乃以隱為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僭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龑龑讀為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晋天福七年卒子玢嗣為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鋹即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

戲內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入宮言玉皇遣樊胡命
鋹為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幄羅列珍玩設玉皇
坐樊胡遠遊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鋹再拜聽
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受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有過
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宮中
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
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
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
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
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

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剥劓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歛煩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鋹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麽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鋹為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

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

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
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
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
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
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
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
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决矣昨以大朝
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
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頴引領南望于今
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

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黠閹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必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

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舊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

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劒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劒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

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令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押

圖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荊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粮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

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
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
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
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
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
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
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
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
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
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頗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

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
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
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
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
衡履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
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
方則咸偃下風徧梳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
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

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埸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比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

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
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
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
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
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鋹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
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
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鋹賀州
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
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
城壁壕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

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
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遁歸
鋹遣大将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岸彥
柔夜至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
卒發彥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首以示
城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鋹令
都統潘崇徹将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
開建砦殺卒數百擒砦将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
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
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

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初鋹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鄉文遠鋹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鋹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鋹聞之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

李俊寫

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鋹懼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爲拒扞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迎戰大爲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坌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旣破鋹盡焚其府庫美擒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宫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鋹至江陵邸

吏麗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荊州乃令師進至郢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

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杔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将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将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漼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初龑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龑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将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謠曰羊

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
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
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
朝之兆也四年詔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
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上将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
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
太師追封南越王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
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
祖太祖詔示諸宫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
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

李俊寫

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鋹巵酒鋹疑為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類也鋹子

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為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内殿崇班天禧中又録為閤門祗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游幼事龑為内供奉官累遷内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為甘泉宮使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内侍省改德陵使兼龍

德宮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辟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龑有術者言不利名龑當敗國事遂改名龔後鋹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龑為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鋹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政事皆

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
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太祖
命師代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
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
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
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為之謀也托俛首不能對鋹諫
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
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
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晟署為內門使

李俊寫

兼太倉使鋹嗣位遷内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李托同戮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爲内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効命

鋹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别駕卒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一　宋史四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世家五

北漢劉氏

北漢劉繼元并州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嗣位周祖爲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恊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因泣下珙遂勸繕完甲兵招集亡命爲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遣馮

道詣徐州迎崇子贇為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為帝矣復何慮耶少尹李驤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徐州位定然後歸晉陽即郭公不敢動矣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令左右曳出斬之驤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為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為衆所推降封贇湘陰公崇遣使奉書周祖乞贇歸藩使還知贇已死崇慟哭為驤立祠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旻以

子鈞為太原尹判官趙華鄭珙為宰相陳光裕為宣
徽使賫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祖故事
約為父子契丹主許之遣政事令燕王耶律述軋上
樞使高勳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自是數侵晉絳高
平之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出師顯德元
年崇卒鈞襲位鈞舊名承鈞後止名鈞改元天會以
衛融為相段常為樞密使蔚進掌親軍子繼恩為太
原尹始建七廟於漢祖舊第號顯聖宮潛結江南西
川為外援六年冬鈞結契丹侵周明年正月周恭帝
命太祖北征至陳橋驛衆推戴太祖即位鈞與契丹

四百十个

兵皆遁去是夏李筠以上黨叛令判官因監軍周光遜等送於鈞稱臣求援鈞自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其宣徽使盧贊將騎數千隨筠入寇又遣其河陽節度范守圖援之及太祖親討前軍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衆於澤州獲守圖殺鈞兵數千鈞之沙谷砦又為折德扆所破斬首五百級九月昭義李繼勳率師入鈞平遥虜獲甚衆建隆二年冬繼勳又敗鈞兵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傳廷彥弟勳以獻三年二月鈞侵晉潞二州守將擊走之三月太祖詔河東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四月太原民四百七十人降七

月鈞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並補内殿直四
年八月邢州王全贇率師攻樂平鈞拱衛指揮使王
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全贇
未幾鈞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
與契丹悉兵來救樂平三戰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
為平晉軍以降兵為倣順軍賜以錢帛靜陽十八砦
遂相率來降九月鈞復引契丹攻平晉軍太祖遣洺
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
州刺史陳萬通將步騎萬餘救之未至而鈞遁去乾
德二年二月李繼勳與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

軍頭尹訓率兵攻遼州鈞遣郝貴超來援戰于城下大敗刺史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其降兵以效順懷恩為名是月府州擒鈞衛州刺史楊璘以獻又鈞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降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瑨以為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四月太祖遣馬軍都校劉光將兵戍潞備鈞入侵五年三月鈞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降鎮州四月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以鴻唐砦降鎮州

六年正月偏成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降
晉州三月鎮州守將攻破鈞馬鞍山砦七月鈞烏玉
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降鎮州初鈞自李筠敗狼
狽而歸旦夕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召抱腹山
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以五臺山僧繼顒為鴻臚卿
參議國事因事誅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
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
殺段常三也鈞皇恐曰父為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
自是使契丹者被留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
是月卒年四十二繼恩嗣位初太祖嘗因界上諜者

謂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晉初為護聖營卒漢祖典禁兵以釗崇壻釋其籍館門下漢祖後領方鎮爵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尚幼漢祖令鈞養為子遂冒姓劉八月

太祖詔伐繼恩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李繼勳為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軍節度趙贊為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九月繼勳敗繼恩軍於洞渦河其左勝軍使李瓊來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初鈞謂郭無為曰繼恩庸懦何堪付後事無為亦以為然至是繼恩獨處一室行喪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或勸召之繼恩猶豫

不決有侯霸榮者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為盜并汾間鈞用為散指揮使戍樂平建隆中率所部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爲其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胷弒之年三十四時立六十日矣無為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繼元本姓何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為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開寶二年春太祖詔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將兵先赴太原太祖遂親征以繼元大

谷令梁文陟為太子洗馬郊令張續為右賛善大夫
太祖將至繼勳敗繼元兵於城下其憲州推官史昭
文以州來降升本州刺史乃壅汾水灌其城又遣海
州刺史孫方進圍滄州繼元方恃契丹為援守陴者
揚言旦夕契丹至四月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北太
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知
嵐州趙文度遂來降閏五月南城為汾水陷水注城
中太祖幸長隄觀焉登望樓者見繼元殺其相郭無
為城中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
反為攻兵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傳呼壁外繼元

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入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諜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減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久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

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九年八月太祖又遣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討之時繼元諜者趙訓為晉州所捕械送于朝太祖命釋之給服裝放歸又遣郭進入忻代路郝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沁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璋入石州路九月党進敗繼元兵數千獲馬千餘郭進得山北民三萬七千餘十月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幷州境燔四十餘砦獲牛羊數千郭進又破壽陽得民九千穆彥璋入幷州境得民二千

党進又敗繼元兵千餘於城下是月太宗即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溫等以其民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為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

言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
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
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初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
丹為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求救
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饟道又絕潘美
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
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奮至親督衛士急攻入百其勇
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
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
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于

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為我畜也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戮之繼元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

其客省使李勲奉表請降太宗賜勲襲衣金帶銀器
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荅之夜
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遅
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
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
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
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頋束身歸罪
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太宗籍軍中亡投繼
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
分隷諸将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将軍封

彭城郡公舘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監之繼元獻其宮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為保康軍以繼元為節度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遺奏以其子三豬為託太宗惻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賵賻加等葬事官給時三豬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賜祿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

名喜以為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語攻
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
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
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
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
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
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
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
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
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守節後為

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
改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調南樂
主簿歷齊澶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漢初為太原
觀察支使劉崇稱帝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太祖立李
筠據上黨遣使降劉鈞鈞自將兵至太平驛與筠會
遣宣徽使盧贊入潞州監筠軍贊與筠不恊鈞遣融
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故勸劉鈞
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
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

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檛擊
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令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
臣也遽命釋之召坐御前以良樂傳其創賜襲衣金
帶鞍勒馬既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為書諭鈞言侯周
光遜等歸朝即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
賜第京城乾德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
出知陳舒黃三州開寶六年卒年六十九子偁僑孫
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薊州漁陽人父玉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

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王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為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王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朝琦至職方員外郎知雜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王已卒矣文度入洛舉進士琦薦於主司馬裔孫擢甲科歷徐兗陳許四鎮從事漢初為河東掌書記文度捷給善戲謔劉崇雅愛之及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為不協出知汾州徙嵐州太祖開寶二

年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蹙請降待罪行宮
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
屬賜物有差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賜今名師
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不宣制而
告敕同宣制之例又徙耀州凡歷三鎮七年卒年六
十一文度善為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也
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子昌圖至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
李惲字孟深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遊嵐
州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

司空平章事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慼慼但
以奕棋沈飲為務政事多廢劉繼元頗以為言惲不
介意後方與僧奕棋繼元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
之惲怡然徐詰繼元謝繼元因切責之明日别造新
局弈棋如故太宗克太原為殿中監始知母亡表求
追服母喪不許出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
以足疾求觧授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
十三惲性踈達善談名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為相頗
事持重初與王溥李昉同年登第太原平相見叙舊
情好益固論者美之子存誠駕部員外郎存信左侍

禁闈門祗候

馬峰并州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太宗以為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善服餌養生體強無疾性鄙吝頗好持論雍熙元年卒年八十餘

郭無為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辯為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為杖策謁於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為縱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為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會劉鈞將兵援李筠將發太原其大臣趙華諫曰筠

李俊寫

舉動輕易今起兵應之未見其可鈞怒不顧遂行及
笱敗鈞狼狽而歸由是重文學之士且日夕懼宋師
至頗求有智謀者與之計事段常薦無爲於鈞鈞以
諫議大夫召之及至與語大悅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
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
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
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既立知其事欲誅無爲
畏懦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弑繼恩無爲使人殺霸榮
并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

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為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群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為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無為升坐蓋無為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為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旹拔來歸值天陰晦而止閹人衞德貴告其事會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為以徇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一

李俊寫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二　宋史四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世家六

湖南周氏　荊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景遣大

李俊寫

字三百六十二个

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封
希萼為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居揚州宋興希崇率
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為美官景以鎬為潭帥會朗州
衆亂推衙將劉言為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行
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
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
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言遣使上言長沙兵
亂焚燒公府請移治朗州周祖即以言為朗帥王進逵
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領集州刺史未幾進
逵寇朗州害劉言周祖即以進逵為朗州節度以行

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軍府事初朗州人謂劉言為
劉㪚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去不用鞭㪚牙過
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為劉言所逐而言亦被害顯
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朗州王進逵出師入鄂州
界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鄂州
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
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迎行逢為節度行
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
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州軍事兼侍中盡有湖
南之地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盡心為治辟署

官屬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壻求補吏不許返給以耒
耜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
以禄邪姑歸墾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類條教簡約
民皆悅之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寘於法
麾下之人重足累息有何景山者為王進逵記室常
狎侮行逢及行逢為帥署景山益陽令數月縛投於
江又舘驛巡官鄧詢美與翰林學士李昉同年進士
會昉使行逢召至傳舍與話終日行逢疑其泄己陰
事黜為易俗場官潛遣殺之由是士流不附馬氏舊
僚有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性滑稽頗恃才倨傲行逢

以為節度判官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
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
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行逢
不悅擯斥仲雅行逢妻潘氏貌醜性剛很行逢為帥
妻不為屈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
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
其家何以率下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汝南郡
王子保權年十一初為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
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初行逢疾
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略盡唯

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
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
年春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
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冲亦以其事聞上遣
中使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
東道節度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
院使李處耘為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
聶章鄧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氊毯使
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内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
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等十州兵會于襄陽師及江

陵趙璲至潭州文表已為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廩庫皆盡驅略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王師長驅而

南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朗市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略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為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李觀象桂州臨桂人行逢署為掌書記行逢性殘忍

多誅殺觀象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紙爲之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觀象涉經史有文辭忌才怙寵湖南士人多爲所排擯行逢臨終託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諸以爲脣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觀象嘗爲保權畫謀以爲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忌之常欲誅文表未有

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黄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彀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墳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衆皆感憤遂破其衆於平津亭擒文表臠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

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于朗陵
市
荆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陜州峽石人祖季興唐末
為荆南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
傅中書令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以長興初蔭補
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内外諸
軍俄遷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
太傅漢初從誨卒權知軍府事制授起復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遣翰林
使郭允明賜衣幣乾祐二年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周

廣順初加兼中書令封勃海郡王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册命仍賜禮服冠劒顯德初進封南平王世宗即位加守中書令世宗征淮南詔保融出水軍數千人抵夏口為犄角淮甸平璽書褒美以絹數萬匹賞其軍世宗將議伐蜀保融上言請率舟師趣三峽六年恭帝即位加守太保宋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是歲八月卒年四十一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寗汀持節册贈太尉謚正懿保融性迂闊淹緩御兵治民一時術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

勗爲子繼冲繼充繼充至嶷州刺史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保融嗣政令判內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大傅充荊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保融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貢初保融於紀南城北決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北海以閡行者至是太祖因保寅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勗幼多病體貌臞瘠淫泆無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建者令恣

李俊寫

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為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厨使李光睿賻祭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為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繼沖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為荊州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沖為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四年正月制授繼沖為檢校太保江陵尹荊南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

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沖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之而往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沖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即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廚使部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沖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為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為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為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內芻糧錢帛之數來上又獻錢

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三月詔鞍轡庫使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冲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為衛尉卿節院使保寅為將作監充內作坊使左衙都將保緒為鴻臚少卿右衙都將保節為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翊為右衛將軍衙將保遜為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為歸州刺史知峽州事保膺為本州刺史衙將從詵為右衛率府率從讓為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為左司禦率府率

又以王崇範為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illegible]
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
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
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歲將郊祀
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
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冲
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
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
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

李俊寫

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廕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勗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為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為

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
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又為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
祿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化軍卒年六十八廢朝賻
錢十萬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並妙年始趨
學在同州錢若水為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
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子輔
政輔之輔堯輔國並進士及第輔政至祕書丞輔之
至太常丞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
學游荊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為從事歷保融及繼

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為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筆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子謂謨並進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少事高季興頗見委任表授檢
校司空領綿州刺史充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事
四帥人稱其忠盡繼沖之納土也延嗣亦嘗勸之復
率荊之水軍從慕容延釗越戰太祖嘉之授復州防
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
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
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
書好接士嘗暴疾禳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
九之數俄疾愈開寶九年卒八十一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

知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延羲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羲據其位署其黨黄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爲漳州刺史許文稹爲汀州刺史時審知子延政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氏失國群逆分據時從效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與復王氏從效倡言吾等皆受王氏恩遇今王氏子孫未復位而不思報可謂忠義乎聞建州士卒謀盡力擊福州以復王氏苟一旦功先成王氏復位我輩

何面見之邪於是忠順思安置酒從效家募敢死士
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劫庫兵
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為刺史從效等三人
自署為統帥洪進等皆為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頗首
於建州奉延政為主延政遂送款於江南李景文進
率衆攻泉州為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圍
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
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
留後李景即建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泉漳等
州觀察使閩中五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

事無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效奉之甚謹資給豐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征淮南李景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累表於景言其頓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中朝從效遣衙將蔡仲贇等為商人以帛書表置革帶中自鄂路送款內附又遣別駕黃禹錫間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帶龍腦香數十斤為貢世宗錫詔書嘉

納之從效又乞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慮其非便不許宋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己頗懼遣其從子紹錤齎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從效疽發背卒年五十七僞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錤紹鎡為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錤在金陵紹鎡尚幼衙校張漢思陳洪進等率兵劫從效遷東亭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明年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從效再從弟仁讜淳化中為泗州長史有清

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召
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大中祥符七年從效孫丕
式詣闕上從效所受太祖朝制書授三班借職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及長
以材勇聞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
從效殺黃紹頗將以紹頗首送建州請出兵為援群
下以道阻賊盛憚其行洪進慮事久生變獨請往至
尤溪賊數千人遮道不得前洪進紿賊曰福州泉州
已為義師所襲爾輩復為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
之曰我送此於建州迎嗣君以歸國爾輩將安歸乎

賊遂遣渠帥數人皆聽命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以
為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是歲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
州殺程贇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史許文稹以汀州
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
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李景陷建州延政入江南明
年泉州留從效劫王繼勳降江南景以從效為清源
軍節度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
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鎡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鎡
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
為副使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

漢思諸子並為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内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顥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内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

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
涖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
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
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進
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稱清源軍節度副
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
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賫
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為
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觀其傾
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

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遑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遠被嘉其欵附已降詔書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為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顥為節度副使文顥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

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為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至南劒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以其子文顥為團練使文顗文頊並為刺史洪進遂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輙露由衷之請臣所

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頗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棨戟在門龜緺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覩咫尺之顔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罇之味旬浹之内

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
志益戀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
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為內地
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别鎮
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
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為
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
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
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
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以疾卒年七十二

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忠順中使護喪葬事官給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銛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四年授漳州刺史入貢至宿州卒銛子文璉供奉官閤門祗候

文顥字仲達洪進領漳泉節制署左神機指揮使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乾德初朝命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文顥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時太宗征太原朝於行在久

之出為青齊盧壽西京水南北陜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而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勲未忍捐棄宜賜誡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六年卒年六十五子宗憲歷虞部員外郎為西京作坊使宗元殿中丞

文顥初為泉州右軍散兵馬使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凡七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開寶末江南平洪進遣第三子文顗入貢文顥不欲行乃遣文顥至京師自陳願留以俟父入覲太祖嘉之及洪進歸朝授文顥房州刺史會升房州為節鎮換康州刺史端拱初出知同州錢若水為從事文顥深禮之委以郡政咸平初知耀州又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責授左武衛大將軍知漣水軍上念其父納土效順復以為康州刺史留京師大中祥符初議東封以濮州馳道所出命知州事頓置供擬頗勤至詔

褒之駕至召見勞問禮畢改衡州刺史特給內地刺史奉料未幾代還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詔免朝謁歲給公費及月廩並如故六年卒年七十二

文顗始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授滁州刺史仍舊知州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海濮維沂黃五州信陽軍所至無能稱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宗綬為大理評事孫永弼永昇為三班借職次子宗纘太子中舍

文項本文顥子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項始生乃

以文頊為子欲應其言初補泉州衙內都校又為衙內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為登州刺史滄棣有寇盜命為巡檢使會以禁軍大校趙延溥為登州團練使文頊改舒州刺史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五文頊頗知書亦工畫子宗絳為殿中丞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三　宋史四百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

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晉開運末漢祖建義於太原寘通帳下尋從漢祖至東京累遷為軍校漢祖典衛兵以通為衛隊副指揮使從討杜重威得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祖開國加檢校左僕射隱帝即位遷奉國指揮使乾祐初周祖為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軍都虞候周祖鎮大名奏通為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

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廣順初為虎捷
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
使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為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
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
陰城翊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周祖親
郊正授節度并州劉崇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
晉州道擊之敗于高平以通為太原北面行營部署
為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世宗即
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堤堨非
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浚治

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
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
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為萬人冢又城博野安
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荊棘在安平領百餘
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
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
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為西南面行營馬步
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
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
淮南命通為京城都巡檢世宗以都城狹小役畿甸

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右衛上將軍史佺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内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總半歲而就三年追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幸壽春爲京城内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帛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

之南俄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移領鄆州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為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

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
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
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
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
寵蒼黃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遺高
品梁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
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畧幼病傴人目為橐駝
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後太祖
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

三百九十七人

衛募勇士為內牙銙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銙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從榮難作銙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銙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死欒城延壽至常山為永康王所縶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袞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衆皆菜色銙乘其怨咨與王羡

石公覇何福進等謀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閽者旦食撞寺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次焚牙門大呼市人併力擊焉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解里趣族乘列之於野明日集衆入郛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郛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持兵趣其族乘將劫之守者入郛馳告解里聞之遂挈族而去初筠建謀約諸將同力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百姓死者二千餘人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

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為之道恐諸將爭功復亂乃以再榮前職貴加諸將權推為留後人心遂定是戰鎬功居多即送款漢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以控鶴一軍力戰優加賜與授再榮留後鎬傅州刺史鎬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撿周祖起兵入汴鎬同郭崇從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數月改彰德軍節度會并人侵晉州王峻率師往拒鎬亦請西征詔褒之又乞免黃澤關商稅奏可周祖

征兗還次濮筠因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宴訖
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命筠權知軍府思改宋亳
以筠為昭義軍節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
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故並加恩焉顯
德初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即位幷人入侵其
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栢谷入營梁侯驛攻劫堡柵所
至焚畧盪盡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令
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距潞八十里失於偵邏暉凌
晨奄至潞兵被甲介馬暉見之佯退潞兵追之幷伏
遂發令均且鬬且却步卒降幷者數百人騎不復者

百人餘衆還保潞世宗親征沁州降之命筠率沁之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戍州口拒契丹援兵彥卿請益師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既至以偏師遶契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筠破并軍於輸社獲其將安濬康超等七十餘人三年筠遣行軍司馬范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并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筠自將入石會關破并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李戴興以獻俄又敗并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

人以獻鈞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因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并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太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鈞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方僶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鈞共舉兵鈞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鈞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鈞不聽太祖

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鈞鈞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於鈞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鈞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鈞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鈞駿馬日馳七百里

故筠誇焉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
玉遣判官孫孚衙校劉繼忠送於劉鈞求濟師又遣
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鈞遂率兵與契丹
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
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
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寤鈞與周
祖有世讐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
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恊鈞復命平章事衛融和解
之筠有馬三千匹鬬鞠場閱習日夜謀畫為寇留其
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將

兵討之敕曰勿縱鈞下太行急進師抵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軍李崇矩破鈞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為大道與守信懐徳會破鈞衆三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鈞監軍使盧賛擒鈞河陽節度范守圖鈞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鈞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鈞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鈞赴水死獲鈞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

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為單州團練使以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愿為鄆州刺史節度判官孫孚為屯田郎中觀察判官史文通為水部郎中前遼州衙內指揮使馬廷禹為右監門衛將軍領壁州刺史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諧初名榮避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筍云乎哉聞者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城中健馬幾

四百令八字

何鈞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令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鈞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裁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鈞曰令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既發不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可及鈞猶豫不決明日城陷鈞將赴火劉欲俱死鈞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既購得之果生子馬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鈞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

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為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為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廣順初遷内殿直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小底都指揮使二年改大内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遷殿前都指揮使三年加領泗州防禦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

白重贊勤兵不動既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武軍節度及進討太原又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為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櫂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横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又刻木為戰形立陣前號揵馬牌皮囊貯鐵蒺藜

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朗數十人降三千人獲戈甲三十萬世宗大悅詔書褒諭即以重進代穀為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玉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為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為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

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酣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奬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二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齎蠟書誘重進啗以厚利重進表其事時行濠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塌山北時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縝邉鎬舟師數萬泝淮來援

文績維舟淮南據紫金山山距壽數里設十餘砦連
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
路重進伺其城北展砦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二
砦獲器甲甚衆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
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及克壽録功加檢校太傅兼
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爲招討使四年攻取濠州
南關城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獲糧數萬斛
從平楚州命先還揚州五年世宗在迎鑾遣重進將
兵赴廬州會李景請畫江爲界世宗遂還留重進戍
守景遣人以牛酒來犒俄乃還鎮六年世宗北征次

慱州重進來朝賜宴行宮即命將兵先趣北面及世
宗駐瓦橋關重進與諸將率師而至時關南已平議
進取幽州會世宗不豫而止即命率所部赴河東次
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斬二千餘級恭帝嗣位加檢
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太祖即位以韓令坤代為侍
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
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
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
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
誨入朝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

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
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為重進所忌至
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為衆所拒踰城得脫
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信
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
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為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
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
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
大儀頓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
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

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為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闕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贇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

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為供奉官又有張崇詁者周廣順初為樞密承旨二年出為解州刺史兩池榷鹽使多規畫鹽池利害顯德三年改德州又改泗州澤州崇詁本名崇訓恭帝嗣位避諱改焉重進赴淮南時道出泗上崇詁說以畜兵完城之計重進敗事露詔捕之棄市籍其家

列傳卷二百四十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３３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６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８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３７１５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１３３＆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